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馬爾楹

全編

仲男一奏雅

程子

程純公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後爲河南人大中
大夫利之子也生而神明叔祖毋抱之釵墜先生以
手指隨所往得之人皆驚異十歲賦酌食泉詩曰中
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川以大中
公俞從周元公受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

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意遂服科舉之業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七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二十六舉進士調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凝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夫驚有稅官貪怙膂力自詭能殺人先生至與其事輒宣言人謂其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先生莞然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貪君祿爲吏何忍爲盜哉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然卒私備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餘其首放光遠近男女

事雖小見
百姓之服

夜聚觀先生召寺僧語之曰送官開石佛首歲放光也
有諸曰然曰卽復見必以告我公有職司不得往當取
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湖上元簿上元煩衝苦
訟劇不闕月而滄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
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之漕
司計功以調乃聽役不者論擅興先生度以爲如是
非月餘不得報苗稿久矣立發民塞之堤成歲以大
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
至邑見邑中子弟持竿以粘飛鳥取竿折之教使勿

復爲自是邑不敢畜禽鳥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
民如傷云某常有媿此四字民有事至庭者必告之
以孝弟忠信民風丕變暴桀子弟以不遵教令爲深
耻秩滿代者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
安有此必有之罪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固疑
是人惡少之弗革者耳熙寧初以中丞呂公著薦授
中允權御史神宗素聞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
一日極陳治道上帝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
然曰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帝曰先聖後

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與作豎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
願自安石用事先生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
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
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
有成者又一日因論事不合安石謂曰公之學如上
壁先生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遂不附已者
獨不及明道曰此忠信人也改簽書鎮寧軍判官中
人程昉取漉卒八百人天方大寒虐用之役不能堪
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
大程子

爲亂若坊怒吾自任之卽親往開門撫納具以事上
得不復遣曹村埽決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
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帥遂
以鎮印授先生立走決所激論士卒議者以爲勢不
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先渡決口引大索以
濟並兩岸與築窮晝夜卒數日而合求監局便養得
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念之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
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
否連言佳士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

知扶溝縣邑多水患爲經畫溝洫未幾先生罷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然知其當爲而不爲獨諉之曰命則非矣神宗崩詔至格語留守韓宗師曰君實晦叔相矣韓曰二公當何如先生曰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先生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譎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

魏已之存
大念重上
定論

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
至如此之甚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
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曰自仁
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
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苟如是尚是
爲已其心却不在朝廷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
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先生充養純粹
無私無賢不肖咸使其欵曲自盡故教人而易
從怒人而不怨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

人徃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未嘗不嘆服爲有道君子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至於禮樂制度行師戰陣之法與蠻情狀山川險易之要靡不究晰而自牧之虛清越灑然如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居洛十餘年與弟正叔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菽粟不繼而事親而盡其歡其教學有序及門之士皆造就有得往來過洛造其門者虛往實歸太師文彥博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願表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
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
一人而已子三人端懿蔡州汝陽簿端懿早夭端本

定性書

定性誠仁
兩篇是純

公大頭腦

德仁者性

之德也誠

仁亦定性

也

橫渠高書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荅曰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
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
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
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
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易曰貞吉悔

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
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
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
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
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
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以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智者
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兩忘則澄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

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識仁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

此句是一
解字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學

八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
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
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
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
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
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
之之道若存得便合右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

雖是清他
不見故其
然而行

知天地須
與天地合
德知日月
須與日月
合明
屬明生知

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
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存體之而樂亦不思不
能守也

這個義禮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智了也
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個
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
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卽性性卽天天卽

力行學知
力行之說

兼此

朱子所謂

用力之久

一旦豁然

貫通焉不

修安得悟

非學道終

不誠

天理具備

元無欠少

實不以果

亡

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
心養性以事天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
不用力

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
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
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六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

百理具在
平舖於箱
故幾時不
除加得也
子

理惟一故
半古之上
四海之內
無不同隨
時隨處自
已體貼原
不可以言
得片狀

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
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舖放着
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
此孝道多元來依舊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也理則天下只是一個理故推之四海而準須是
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
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
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

又一理字
受字何意
甚是情易

雖實有小
大哉故精
粗本末總
是一統事

難爲名狀

得此義理在此其事不盡更有其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其譬如問視世之仁義者照照子牙如匹
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
何足論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
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氣二字
深非事非
夫賢不能
也

雖有主則
盜不能入
則得無盜
將天下
盜何處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理有善惡
理字與性

字人生而

靜以上不

察說是在

性之源也

善是性惡

亦不可不

謂之性靜

水清是水

濁亦不可

不謂之性

是言性之

說也曰論

無不論氣

不傳論氣

本論性不

論性之則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

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

幼而善者有自幼惡

后稷之克岐克嶷於越椒始
生人知必戚若放氏之類

是

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

言人性善者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

就下也百川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

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遽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

不是混合
源流而此
言之也總
是發明正
于性善之
旨

有所濶有濁之多者有濶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
不可以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
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
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
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
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
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
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
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理學宗傳

卷之二

大君子

三

必有至德
聖不自亂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

臨大事乎

既仁且智
何怒何懼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以義爲主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命在其中
所以立命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

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

以義不必言命

所見所期不可不達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嚴華之序

以義命自
安便然

窮理到
然貫通
便是
至命

翻單二字
無形
元公之無
欲純公之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知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

體貼天理
是治此病
的好方而
心疾未愈
者藥方未
到也

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
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
皆非自然若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
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
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
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
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
心疾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你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

是何等識

道行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其尋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不學便老而衰

亦嘗體驗
此語

要言言不
盡一語了
矣

合已是也

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

守已者固而從人者憚也

志可充氣氣勝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

勝氣者氣

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之性也理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

天地如此

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

而况於人

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易者生生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

地之大德

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曰生爲物

才賦故生
物不測則

易也天地

也誠也

也

知着力便

有得力

形上在形

下中

聖學本天

故天理二

字是先生

宗旨

上落三段

是與真其

意

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
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
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是慎獨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謝上蔡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
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曰賢讀書慎不要尋

行數墨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

頤言之人
便是氣質
粗浮處
一過也只
喜而忘聞
人品便天
秀矣

修辭立誠
乃是自己
下手處則
辭亦誠也

良存心愛
物便是欲
其欲遠
皆子孫宗
也其說似
幻不可究
語故楊
賜問告

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
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
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
處修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
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

子

理學

卷之二

七

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
子剛之所以靡如也

孔子贊文
王爲是轉
故雖分謂
似差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
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
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顏子帶孔
子之符號
不容自證
孟子則不
得不身任
之矣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

然順而沒
曾子足
當之氣象
賈別

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
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
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
孟子儘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
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
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他氣象
早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徒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顏曾相承
一貫之傳

而思孟繼
之見天之
不欲喪斯
文也

定評不用
多說

漢儒亦有
辨傳之功
不可沒也

孔明自當
雙幾

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
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雄雖少過然
已不識性更說甚道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則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
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

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
爲曹公所并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
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

隱君子
秦儻之
士二公亦
處自歎矣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
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
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苟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

劉得有得
增倒未正

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盤空撰得出必有所見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豫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

悟在覺悟之內

覺育之已盡其官滋

樂天者命自在其中循義所以樂天也

在致知

悟則句句皆是這個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
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
更無別理

然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
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

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聖與氣俱
定在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凡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強明自謙
天地之害
不處高明

道之不明與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之大更深
難其說
滯非淺也
所能窺也
意存介甫

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務成物言爲無
不週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
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
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
可以入道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費志二字
若已工夫

非則是天
妄屬人偽

由明而誠
浩然之氣
自塞天地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只着一個私意便是假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
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
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集義所生者這
一個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
裏知此便是明善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仁體即所
謂天理也

實有能已
即自體貼

皆栽培之意

凡學利因鬼一生進修皆是以
義理栽培故能知之一成功一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也豈可任職分

新法將行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以順
道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
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
興治雖自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
之論乎臣庶之心反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施置失
宜沮廢公論國政異出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

新法之書
雖在日月

輔成君德
萬事則切
有伊訓說
命之遺意

肖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益搖動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

上殿劄子

臣伏惟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

先定期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
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
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
於薦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
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
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問燕必有誦
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
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
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

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
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
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
之風未孚而薦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
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
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術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
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礪

玉潤之辨
則駁於朝
實有玉佐
之手

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
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
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
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
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
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
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

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
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
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
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
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
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
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
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
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

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
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
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
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
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
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
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
志意惑矣今將救千言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
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

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
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順理所當
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
循苟簡卒致取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
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
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審然不疑則
萬世幸甚

陳治法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

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 事爲制乎然至於爲治

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
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其貫者如生民之
理有窮則前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
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
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修名而顧忘其實
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於治矣然倘謂
今世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於今趨
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

今古人情
無異是二
獨血脈

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
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
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
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
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
也唐存其略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
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
斯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

界必正非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
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騰州縣而莫
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俸民猥多衣食
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之
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
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都遂以聯屬
綽治其民故民安於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
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
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

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
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
多廢此較然之事亦有非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
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刈也今驕兵耗國
力贖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將大貽
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目爲公人舉以入
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
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養以
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

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
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一週年歲之凶卽盜賊
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之災或連
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
私交務於儲蓄以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
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恒居十八九故衣食易給
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
可費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求自
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耶

寡漸爲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厲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川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赭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耗竭而侵誅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守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

救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虔攘奪人人求
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
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
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耳如科條度數施爲措
注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
博擇其中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

始便脫然欲學聖人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
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然而
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
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

情狀山川

道經之微易過鄙防成賊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
究知其史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
生明經通

儒全才矣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和粹之氣益於面
青衆易多怒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
見其忿

厲之容

傳元公者伯淳也范淳夫云不遷不貳惟伯淳有
之則伯淳之於元公猶之乎顏子之於孔子也秦
漢以來皆知師孔氏川於世者其言無考者書莫
辨於程氏後之人獨取其近似於禪者以爲微旨
失伯淳

之旨矣

人謂孔明善治國伯淳稱其有儒者氣象又云孔
明可與禮樂人止知伯淳爲醇儒愚謂伯淳有王
佐才或曰何以觀之曰儒而不達於政曲士也腐
儒也有天德然後可與行王道如徒言之而躬之

不謂此處士蹈虛聲者耳何以爲儒伯淳儒而醇
者也果遠藝不足以擬之據其上神宗問子論玉
弱之辨得君行道自有可覲然不用則抱道而
處耳顏子祿爲邦之弊不遇彼竟與尼山空老
純公於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
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於安石至誠感動意
欲轉小人爲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
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物性已成勢難難挽
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加害至誠動
物於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
一段薦擊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
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明道至簿上元明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兩宰
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
曰濬用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
土見日則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爾
宰之相
信如此

理學宗傳卷之二終

理學宗傳卷之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耿極

全編

叔男望雅

程子

程正公頤字正叔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五與兄純
公受學於春陵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
心生靈爲念熙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
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
賢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

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不報已遊太學時安定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延與論學卽處以學職呂希哲正獻公子也遊太學與先生鄰齊首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已任熙豐間累薦不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

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召赴闕除秘書省郎先
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
祇命於是得召對爲崇政殿說書念上春秋富富豫
養成德疏經筵三事以上有曰今人主一日之間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又曰古之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使
之求治正君規過養德又曰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
而講官獨立於禮爲悖乞聽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
重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

太后嘉納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跬步不離止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通古今而已也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出入起居之意請令講官以六參日得上殿說書從容納誨如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預戒與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祿薄例得兼他職差別祭開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蒹葭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

辭說以類言。感之不已。幾乎辭不受。以論說常於文
義外反覆推明。務歸於啓沃。帝在宮中。行漱水避蟻
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
心以及四海。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
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
藩邸嫌名中。八以黃覆之。講畢。以問曰。人主之勢不
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請自今舊名
嫌名勿復避。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
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

請張樂置晏先生又言除喪卽吉因事用樂而已矣
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
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言筵中得范淳
夫爲善也溫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
非謂然也順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
可開陳是非悟主心除侍講其急就君德欲以仁賢
衆輔又如此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
入侍容色甚莊或問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

生曰潞公四朝大臣爭躬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
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
諸公覘知之伴戶曹特給郊廟祭恩不爲妻求封或
問之曰願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顧爲妻
子求封乎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
下爲已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顧避大臣滋不悅
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邪侮見先生端嚴
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疾惡之於是黨論起差管西
京國子監語具帝紀中以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

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御史董敦逸糾其疏
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尋編
管涪州謝良佐曰聞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門人
那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
敢疑孟子既知天安川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
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
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
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
之言徑去不似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

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
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
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焯不可先生曰上初卽位被大
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
之俸然後惟所欲爾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姦黨論薦
得官雖嘗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毀朝政有
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
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

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曰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先生天性端嚴學造純懿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修身行法莊重有體肅如也忠誠動於鄉里孝友顯於家庭而取與一介必嚴大都純公德性寬大規模廣闊正公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至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扶侍大中知漢中宿僧舍純公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正公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正公歎以

爲此顧不及家兄處也與學者語有未合純公曰更好商量正公則直謂不然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材成就則予不敢多讓先生生平深心盡於易易傳成未嘗輕以示人張園中請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覲少進爾比癡疾始授尹焯張繹諸語錄乃門人各記所見問荅問語爲書

語錄

到底不捨
出亦所謂
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
者見之謂
之智如斯
而已矣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

發處乃情也

生之性便是仁故曰仁者性之德也

變人仁者
人也皆夫

子所訓也

之又不見

所以訓卒

言在

初念皆淳

不善是始

也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
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
之未晚也

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
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皆先是而後非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
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

定素

完其初一
義利智

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
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
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
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其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

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

理會

理宜有小
大哉

心累乎只
是多了
番欲惡受
帶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做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

猶他事如
向精止於
事

多識前言
往行以曾
其德

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
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
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
止於事

人之蘊蓄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
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
德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
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過切便是
正助欲進
之病

發得太早
謂不能如
此也恰好
看工夫與
其必如此
也
子不語神
怪正是好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切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其常云無私心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
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
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
一理會則有其盡期只於學上理會

必欲盡窮
天下之理
理如何得
窮的盡積
累多自有
貫通處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
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
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
是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
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
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
有貫通處

荅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
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

是見科誠

求而後得今諸公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閑邪則誠
自存是上
夫在閑邪
上而閑邪
又只在自
然生敬直
內養本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着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功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又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

夜夢工
夫

因病而寡
氣因寡秋
而長年故
罪轉禍爲
解

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而內是本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
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上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
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先生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夫子默
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耻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覺得病痛
在此便覺
病處克治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
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
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
學切問近思者也

不致無惡
心體自樂
又不改其
善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曰顏子所樂者
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而樂道則不爲
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

名節亦是
道不以道
出之祇是
一節

知得是一
不妨說不
一不知是
一強說一
亦自茫昧

深吾今始識伊川而

問昔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亦知道否曰若知
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
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只倣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
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
不知道也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
之性善性之本然者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
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

數者皆一也。聖人因時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言近而指遠，聖人之言所以爲善。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繫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個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從所曉者入門

學者只爲
之義所泥
生出多少
文節枉費
多少心力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聖會文義者又滯
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
師之意人須就上而聖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
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荅他大意人須要
聖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
之學徒費心力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夫自不可
厚厚務悅
人耳目則
發善之末
耳文害道

論小成說
自心故五

方成辭文似相如始類併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
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
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
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
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
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豈詞章之文也

莫說道將第一寸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

子思子

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
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
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問新分曉
行意近名
則爲偽是
聖學之本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偽也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
其利心則一也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禮記卷之三十

禮記卷之三十

禮記卷之三十

禮記卷之三十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冠禮蓋好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

亦麻也婚

喪也流俗

所壞禮教

之變夷也

久矣

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

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

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

秋祭禘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

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

知禮義

不為之者

不失道雖
固亦守

善

天下何思
何慮

勿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
古盈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

如種下種子

此喪身敗德之事皆是自下
種子不下種便不受此毒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辨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一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近取諸人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

足破釋氏
輪迴之說

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
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
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
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主敬便無
紛擾此是
程門宗旨
病之于無
欲故靜也

大凡人心不可二川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
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
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
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
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

之事也

不歷艱險
何以入道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是三寶語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個心又曰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

此段又開
陽明知行
合一之旨

聰明氣充
則德自勝

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
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理
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
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
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
又上一等事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闔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
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
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

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

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着他能先知者有請曰有之向

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

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

氏稍近道理者使不肯爲釋子猶不肯爲况聖人

乎

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個不動心釋

聰明是
無天補神

死是常事只因人怕死故看得大畢竟難能

有性便有情情者性之發動處也到發動處便不得皆善然不

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世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更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

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便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面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有

善非性也
亦猶水之
湍激波濤
豈水之性
也哉

舜云有不
善者才也
若夫爲不
善則非才
之罪也

波者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
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
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
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
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不善者才也性卽
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
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

不肯移非
不移也

操存念亡
心無定在
見不可一
足下操存

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
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
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
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
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
主着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
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亦須要人理會心豈
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

不到盡性
至命如何
謂得孝弟
之旨

不善是放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禮樂無人
儀之然非
有德有位
不取作禮
樂

問窮神知化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
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
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
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
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
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
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

義理

能自已
動得人便
不肯違
范

不能則去
便無執帶

本天本心
毫釐半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
何事忘爲天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
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
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
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
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
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凡爲惡者皆自戕賊

其心者也

但有甚不

害耳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紂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三件事固人所難在

不爲也非

不能也

世間有三件事甚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孔孟論性
語微不同
其意自合
兩程先生
之言要皆
樂孔孟

根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
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
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
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
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
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
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惡人
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
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

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目其所動靜起居雖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

字由元無
爾得子自
信是自尊
集

思者思其
所為欲而
聖之也

此是正分
學力

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
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
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
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
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
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
思唯思爲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

覺正人

擗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憊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已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陳經正問曰掘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
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
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
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
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
傷頰則支已肆物忤出忤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醉

勸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
理則裕從欲唯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
三千子非不習而遁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
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
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
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

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
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
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
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
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
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明諸
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
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
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

信道焉信道焉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
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
默必於是久而弗失焉若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
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
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
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
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

必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不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首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景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視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禮

敬如

此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禮曰作此已及七分後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旣而遭變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左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時附中諸公分去以願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

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自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個蹊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戒大煞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潤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常爲條

例司官不以爲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
事明道謂書出且可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盤一狀
較詳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
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即會乃孟子之不見
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伊明道所處是大賢
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
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
庶乎寡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義酌
其宜難執一意此君

子所以貴窮理也

謂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止孟子否朱子曰明道
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

較束檢制益

子却不能到

前序云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半守孔門之
謂即此列書不讀中哉泰丘喬毅人謂匡公未盡

純公子謂惟未盡絕公

乃所以成其爲正公耳

卷之三十三 伊川子

兩程夫子同出。受同事。師而所學各詣其極。各成或一個面目如聖。而而清任扣之不同。一也。而微實此之不同。總之各成其是而已矣。同而異者。本散爲萬殊。就異而同者。萬殊原於一本也。其着落在五常。自行其着。力在戒欺。求慊外。此無學問。無人品。正公自布。不登講席。始終齋重其事。師爲天下善。固已不負師傳矣。

或謂。縛公謂易。畢竟是甚。聖人以此洗心。逃藏於密。此也。密也。是甚。物終無人。理會正公。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翻之體認出來。兩先生於易。與仁到底不曾指出。果難措耶。抑欲人自悟耶。曰。純公已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爲物不誠。故生物不測。則易也。天地也。誠也。一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人。故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仁也。人也。心也。天地也。一也。而易與仁。亦不得岐之爲二。